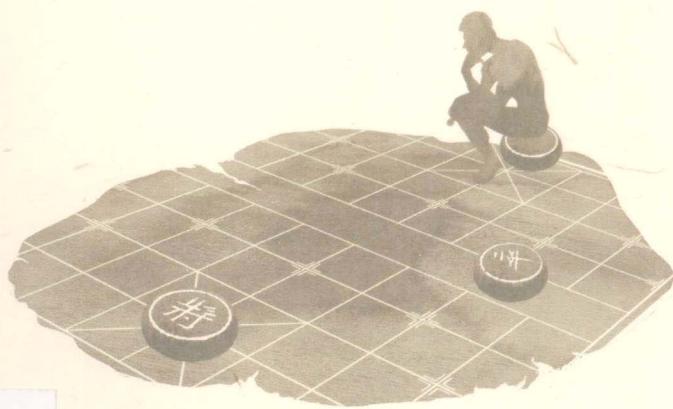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

人
明天文学馆

总主编 / 王蒙
执行主编 / 张清华

棋王



明天出版社

013066517

I247.7

1502



中国
当代小说
少年读库

总主编 / 王蒙
执行主编 / 张清华
本书编著 / 张晓琴

棋王



I247.7

1502



北航

C1673711

I247.7
1502

013662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棋王 / 张晓琴编著. — 济南 : 明天出版社,
2013.5
(明天文学馆 / 王蒙总主编. 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
库)
ISBN 978-7-5332-7379-8

I. ①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6172号

明天文学馆·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

棋 王

出版人/胡 鹏

出版发行/明天出版社 地址/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 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

经销/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/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版次/2013年5月第1版 印次/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规格/170×240毫米 16开 13.75印张 131千字

印数/1—10000

ISBN 978-7-5332-7379-8 定价/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531)82098710

编者的话

两千五百多年前，孔子首开私学，由此诞生了一种东方式的教育。这种教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、人文、品德与人格教育，而教材则是诗歌，是文学，也就是《诗经》。

文学教育在一切教育中成为了缘起和根本。学习诗歌，从大处讲，可以为国家做事；从小处说，可以知道如何孝敬父母；从最低限度上说，可以学到很多知识。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，连话都不会说，还能干什么呢？

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就是：要想让孩子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，培育深厚的人文素养与健全的人格，文学阅读必不可少。这便是我们编纂这套“明天文学馆”丛书的初衷与动机。

我们想在“儿童文学”的范畴之外，选取中外文学宝库中那些富有正面意义，有益于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，适合少年儿童之接受能力，对其提高文化素养、知识积累、人格修为均有助益的部分，作为其课堂学习的补充和延伸。这些作品中富含人文主义传统，人生奋斗的精神，生命体验的精妙以及情感与道义的感人。我们期待它们对于生命与精神快速成长中的少年儿童们，能够有所帮助。在网络文化与流行文化充斥弥漫的今天，这样的阅读尤其珍贵和必要。

“苦心一念”：指熟读古文，运用腹稿之下，由《黄五岳游山空心》始“悟出”“碧雨晴翠，云生微小淡白，霞光散飞青……升阶白凤既不群居，只身游历是种乐趣也”。至《好小说家唐僧研究》一书则亟表新意，“‘文学之魔’之说，中古以后在对于《魏晋南北朝文学》阳明学的《晋书》、《晋书注》、《晋书解》如类，比唐宋嘉祐早，王安石，苏轼皆是。对唐宋嘉祐之文师仰望，宋美如春树，环日丽，中古小字本如子房也”。而刻矣疑正序便略于斯，书中又间插些

关于这本书

张晓琴

朴家山，名否任客，多孤高傲世，其风骨奇伟，举文分庭园中，如行素古，翰墨师已力追李然叟以入，点染墨分幅，如点染珠玉，一个一个皆有神采，品评之作，一派义脉，吾家学脉，真奇，真妙，真绝，真神，作家迟子建在一所高校演讲时，曾忆及她的童年，在东北，在至黑至寒的夜里，听老人讲传奇故事时所经历的那种灵魂的飞翔。时间潜回到那一刻，分明可以看见传奇的光芒穿破现实的厚重，照亮黑暗中还是少女的迟子建。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那些传奇故事成就了一个作家，因为她要通过写作，重温儿时的传奇、想象，以及神性。所以，在编选这部以传奇为主题的小说作品时，我想到了上帝赋予人类至为宝贵的财富——想象力。文学是人类想象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，它可以赋予人飞翔的能力，而传奇则是最能实现想象与飞翔的文学样式之一。

先回到“传奇”这个词语本身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传奇古已有之。唐代传奇始盛，而传奇一词，也在唐代正式出现在小说家裴铏所编的三卷小说集《传奇》之中。这从明代的诗人和理论家胡应麟

的《少室山房笔丛正集》中，可以得到印证。胡应麟说：“传奇之名，不知起自何代……唐所谓传奇，自是小说书名，裴铏所撰。”此后，传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小说乃至其他艺术作品的代名词。鲁迅在他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也将唐代小说称为“唐之传奇文”。事实上，早在汉魏六朝时，类似《神异经》《搜神记》《神仙传》等志怪小说中，就已有了传奇的雏形，它们的内容充满奇幻怪异的色彩，影响了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之中国小说的叙事和审美倾向。作为一种文体的传奇演绎神鬼豪侠，世事沧桑，寄寓道德人心，可以喜来笑骂，也可以悲来浩荡。

至中国现代文学，传奇风格几近遭到质疑，甚至否定。因为在—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剧变点，人们更需要理性与科学的、启蒙与现代的精神，于是，具有传统传奇意义的一些文学作品尽管有自己的空间，却也处境尴尬。然而，传奇的影子虽然破碎，却也难以瞬间消失，它总存在于文学之中。在鲁迅先生的小说《铸剑》和沈从文的《边城》及大量湘西小说中，都可以找到传奇的影子。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总有人怀抱传奇的情志，貌似漫不经心却又坚定地走上文坛，比如张爱玲。她将自己的小说集定名为《传奇》，自云：“书名叫传奇，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，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。”这凸显出她的审美情趣与传统世情小说之间的神似性，也正是这一点，让她一夜成名，拥有众多的读者。张爱玲的散文里多多少少也都有一丝传奇性，譬如《爱》中那个没有姓名的女子，多次被拐卖，心中的爱无处安置。整个故事寥寥几笔，却几乎是一个传奇小说的梗概。

至为奇特的一点是，在建国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早期，也就是“革命文学”时期，文学虽然饱受政治的困扰，但在这些红色的小说中，

却大量存在着传奇的潜文本。这不只是因为其中讲述了传奇般的英雄人物、历险故事，还因为其中隐藏着类似古典小说中“才子佳人”与“儿女情侠”式的传奇模式。《林海雪原》中类似于五虎上将的模式，还有少剑波与白茹之间“英雄美人”的叙述、《青春之歌》中“佳人落难、才子搭救”的故事，实际都是小说吸引那个年代读者的奥秘所在。

本书编选的作品，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传奇色彩的中短篇小说。新时期到来之后，传奇得以新生，传奇性在当代文学中的存在变得名正言顺，并且成功地散发出它固有的魅力。先是八十年代出现了民俗小说，以汪曾祺、冯骥才、邓友梅、陆文夫等为代表作家。当那时年轻的中国作家们纷纷将眼光投向世界时，他们却投向了本土，投向了传统。他们笔下的世情、人物都充满了迷人的传奇色调，他们以文学的方式构筑出一个个颇具古旧、奇幻、怪异或畸形意味的世界，汪曾祺笔下的苏北水乡、邓友梅的老北京人物、冯骥才的天津市井异闻，无不闪烁着传奇的光芒。本卷中的《故里三陈》《那五》《扇子冯三》都是这方面的力作。这些作品从风俗到环境，从语言到故事，从人物到世态，从文学之内到文学之外，都充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。虽然在汪曾祺1997年离世时，人们曾慨叹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走了，但这股民俗小说的潮流并未随之而断，它一直延续到世纪之交，冯骥才的系列小说《俗世奇人》的问世即是例证，《俗世奇人》中的人物可谓个个让人难忘，他们或败落、或风光、或复杂、或痴狂，无论如何，他们的故事都足以构成一个传奇的小世界，折射出世事的沧桑、生命的悲喜、人性的善恶与命运的起伏跌宕。

与此同时，在1985年前后，中国的一代青年作家，似乎从南美

的马尔克斯的身上看到了作品走向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，于是，他们一致打出了“寻根”的猎猎旗帜，试图到边地和民间去找寻传统的活水、民族文化的根系与血脉，一时间寻根文学成为主流。民族的传统文化再次跨过文化断裂带，堂而皇之地成为找寻、肯定和张扬的对象。阿城的《棋王》堪称是一个意外闯进了寻根文学的经典力作，小说通过一个具有传统人格的人物王一生，找寻并弘扬了古老的道家文化与老庄哲学，将其神性与传奇的一面书写到了极致。

“棋王”王一生拥有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性格，他身为一个棋呆子却懂得宇宙至高的存在之理，在那时的文化氛围中可谓罕见和新奇；他与九大象棋高手的车轮大战，俨然是古代的侠士为维护江湖地位而进行的战斗；而那个让王一生醍醐灌顶的“拾垃圾的老头儿”，则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中来去无踪、神秘莫测于江湖之上的武林高手并无二致。在一些注重民间文化传承的小说家如莫言、贾平凹、张炜等人那里，类似的风格也同样得以光大、变幻和延续。

20世纪90年代至今，传奇性在文学中呈现出别样的复杂面目。贾平凹的《废都》与中国古典小说《金瓶梅》有相似之处，它呈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颓败，有着对中国文化式微的隐喻；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中有着对古典白话小说传统的续接。与此同时，文学对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呈现，也有了新的变化与尝试，龙一的《潜伏》中对革命者的优缺点毫不掩藏的描写，对“间谍”惊险的潜伏生活的叙述，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革命历史的侧面，结局的遗憾与无奈更让人思考到命运，而不只是记住了那些具有传奇甚至荒诞意味的生活情景。

有一部分传奇性很强的文学作品，因影视改编而大行其道且声名鹊起。龙一的《潜伏》如此，赵本夫的《天下无贼》更是如此。

《天下无贼》中的传奇有两个来源：自然和人性。在匪类生存中，人狼之间竟可和谐相处并周旋对话，人狼离别时犹如人与人的离别，浪漫而伤感；人性深处，总有善良真情，盗亦有道，为一个美丽的梦亦能牺牲自己。老警察和惯贼既有职业的不共戴天，又有为善的心有灵犀，他们是敌人，又是朋友。这是现代版的盗侠传奇。

文学的传奇源自现实，但它终究要超越现实，因为它拥有非凡的想象，它拥有神性的光辉。传奇是文学的要务之一，也是读者的需求之一，它能将作者和读者同时定格在某个时间、某个地方，甚至是某种现实中难以抵达的境界。然而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作家与读者如此艰难而愉快地造访传奇，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抵达人类存在的本质，触及人类内心的真实，遭遇人性的温暖、明亮与期望。

目 录

编者的话

关于这本书	张晓琴
棋王	阿 城 1
故里三陈	汪曾祺 49
扇子冯三	聂鑫森 64
那五	邓友梅 83
俗世奇人	冯骥才 137
潜伏	龙 一 158
天下无贼	赵本夫 185

棋 王

阿城

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，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。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。这标语大约挂了许多次，字纸都折得有些坏。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，唱得大家心更慌。

我的几个朋友，都已被我送走插队，现在轮到我了，竟没有人来送。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，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。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，于是统统被收走，倒也名正言顺。我虽孤身一人，却算不得独子，不在留城政策之内。我野狼一般转悠一年多，终于还是决定要走。此次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，我便很向往，争了要去，居然就批准了。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

邻，斗争之中除了阶级，尚有国际，出身孬一些，组织上不太放心。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，欢喜是不用说的，更重要的是，每月二十几元，一个人如何用得完？只是没人来送，就有些不耐烦，于是我先钻进车厢，想找个地方坐下，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。

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前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，都探出身去说笑哭泣。另一面的窗子朝南，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，冷清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。两边儿行李架上塞满了东西，令人担心。我走动着找我的座位号，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，手拢在袖管儿里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。

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，是斜对面儿，于是我就坐下了，也把手拢在袖里。那个学生瞄了我一下，眼里突然放出光来，问：“下棋吗？”这倒吓了我一跳，我急忙摆手说：“不会！”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：“这么细长的手指头，就是个捏棋子儿的，你肯定会。来一盘吧，我带着家伙呢。”说着就抬身从窗钩上取下书包，往里掏着。我说：“我只会马走日，象走田。你没人送吗？”他已把棋盒拿出来，放在茶几上。塑料棋盘却搁不下，他想了想，就横摆了，说：“不碍事，一样下。来来来，你先走。要不，让你车、马、炮？”我笑起来，说：“你没人送吗？这么乱，下什么棋？”他一边码好最后一个棋子，一边说：“我他妈要谁送？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，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。来，你先走。”我奇怪了，可还是拈起炮，往当头上一移。我的棋还没移到，他的马却啪的一声跳好，比我还快。我就故意将炮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。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下巴，说：“你还说不会？这炮二平六的开局，



我在郑州遇见一个葛人，就是这么走，险些输给他。炮二平五当头炮，是老开局，可有气势，而且是最稳的。嗯？你走。”我倒不知怎么走了，手在棋盘上游移着。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整个棋盘，又把手袖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车厢乱了起来。好多人拥进来，隔着玻璃往外招手。我就站起身，也隔着玻璃往北看月台上。站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，都在叫，乱成一片。车身忽地一动，人群嗡的一下，哭声四起。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他一手护着棋盘，说：“没你这么下棋的，走哇！”我实在没心思下棋，而且心里有些酸，就硬硬地说：“我不下了。这是什么时候！”他很惊愕地看着我，忽然像明白了，身子软下去，不再说话。

车开了一会儿，车厢开始平静下来。有水送过来，大家就掏出缸子要水。我旁边的人打了水，说：“谁的棋？收了放缸子。”他做出很可怜的样子，问：“下棋吗？”要放缸子的人说：“反正没意思，来一盘吧。”他就很高兴，连忙码好棋子。对手说：“这横着算怎么回事儿？没法儿看。”他搓着手说：“凑合了，平常看棋的时候，棋盘不等于是横着的？你先走。”对手很老练地拿起棋子儿，嘴里叫着：“当头炮。”他跟着跳上马。对手马上把他的卒吃了，他也立刻用马吃了对方的炮。我看这种简单的开局没多大意思，又实在对象棋不感兴趣，就转了头。

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，像在找什么人，一眼望到我，就说：“来来来，四缺一，就差你了。”我知道他们是在打牌，就摇摇头。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，正待伸手拉我，忽然大叫：“棋呆子，你

怎么在这儿？你妹妹刚才把你找苦了，我说没见啊。没想到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，气儿都不吭一声。你瞧你瞧，又下上了。”

棋呆子红了脸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管天管地，还管我下棋？走，该你走了。”他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。我这时听出点音儿来，就问同学：“他就是王一生？”同学睁了眼，说：“你不认识他？哎呀，你白活了。你不知道棋呆子？”我说：“我知道棋呆子就是王一生，可不知道王一生就是他。”说着，我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。王一生勉强笑一笑，只看着棋盘。

王一生简直大名鼎鼎。我们学校与旁边几个中学常常有学生之间的象棋厮杀，后来拼出几个高手。几个高手之间常摆擂台，渐渐地，几乎每次冠军就都是王一生了。我因为不喜欢象棋，也就不去关心什么象棋冠军，但王一生的大名，却常被班上几个棋篓子供在嘴上，我也就对其事迹略闻一二，知道王一生外号“棋呆子”，棋下得很神不说，而且数理成绩在年级总是前几名。我想棋下得好而有个数学脑子，这很合情理，可我又不信人们说的那些王一生的呆事，觉得不过是大家“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”罢了。后来运动起来，忽然有一天大家传说棋呆子在串联时犯了事儿，被人押回学校了。我对棋呆子能出去串联表示怀疑，因为以前大家觉得他不可能解决串联时的吃喝问题。可大家说呆子确实去串联了，因为老下棋，他被人瞄中，各处走动，常常有人送他一点儿钱，他也不问，只是收下。后来才知道，每到一处，呆子必要挤地头看下棋。看上一盘，必要把输家挤开，与赢家杀一盘。初时大家见他其貌不扬，不与他下。他执意要杀，于是就杀。



几步下来，对方出了小汗，嘴却不软。呆子也不说话，只是出手极快，像是连想都不想。待到对方终于闭了嘴，连一圈儿观棋的人也要慢慢思索棋路而不再支招儿的时候，与呆子同行的人就开始摸包儿。大家正看得紧张，哪里想到钱包已经易主？待三盘下来，众人都摸头。这时呆子倒成了棋主，连问可有谁还要杀。有哪位不服，就坐下来杀，最后仍是无一盘得利。后来常常是众人齐为一方，七嘴八舌与呆子对手。呆子也不忙，反倒促众人快走，因为师傅多了，常为一步棋如何走自家争吵起来。就这样，在一处呆子可以连杀上一天。后来有那观棋的人发觉钱包丢了，闹嚷起来。慢慢有几个有心计的人暗中观察，看见有人掏包，也不响，之后见那人晚上来邀呆子走，就大喊一声，将扒手与呆子一齐绑了，由造反队审。呆子糊糊涂涂，只说别人常给他钱，大约是可怜他，也不知钱如何来，自己只是喜欢下棋。审主看他一脸呆像，就命人押了回来，一时各校传为逸事。后来听说呆子认为外省马路棋手高手不多，不能长进，就托人找城里名手征战。有个同学就带他去见自己的父亲，据说是位国内名手。名手见了呆子，也不多说，只摆一副据说是宋时留下的残局，要呆子走。呆子看了半晌，一五一十道来，替古人赢了。名手很惊奇，要收呆子为徒。不料呆子却问：“这残局你可走通了？”名手没反应过来，就说：“还未通。”呆子说：“那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徒弟？”名手只好请呆子开路，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：“你这个同学桀骜不驯，棋品连着人品，照这样下去，棋品必劣。”他又举了一些中央最新指示，说若能好好学习，棋锋必健。后来呆子认识了一个捡烂纸的老头

儿，被老头儿连杀三天而仅赢一盘。呆子就执意要替老头儿去撕大字报纸，不要老头儿劳动。不料有一天他撕了某造反团刚贴的“檄文”，被人拿获。这造反团诬赖对立派，说对方“施阴谋，弄诡计”，必讨之，而且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！对立派又使阴招，用了呆子的名义，对先前的造反团反戈一击。一时呆子的大名“王一生”贴得满街都是，许多外省来取经的革命战士许久之后才明白，王一生原来是个棋呆子，就有人请了他去外省会一些江湖名手。交手之后，各有胜负，不过呆子的棋据说是越下越精了。只可惜全国忙于革命，否则呆子不知会有什么造就。

这时我旁边的人也明白对手是王一生，连说不下了。王一生便很沮丧。我说：“你妹妹来送你，你也不知道和家里人说说话儿，倒拉着我下棋！”王一生看着我说：“你哪儿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儿？你们这些人好日子过惯了，世上不明白的事儿多着呢！你家父母大约是舍不得你走了？”我怔了怔，看着手说：“哪儿来的父母，都死了。”我的同学就添油加醋地讲了我一番，我有些不耐烦，说：“我家死人，你倒有了故事了。”王一生想了想，对我说：“那你这两年靠什么活着？”我说：“混一天算一天。”王一生就看定了我问：“怎么混？”我不答。待了一会儿，王一生叹一声，说：“混可不易。一天不吃饭，棋路都乱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父母在时，你家日子还好过。”我不服气，说：“你父母在，当然要说风凉话。”我的同学见话不投机，就岔开说：“呆子，这里没有你的对手，走，和我们打牌去吧。”呆子笑一笑，说：“牌算什么，瞌睡着也能赢你们。”我旁边儿的人说：“据说你下棋

可以不吃饭？”我说：“人一迷上什么，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。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，总免不了有这种傻气。”王一生想一想，又摇摇头，说：“我可不是这样。”说完他就去看窗外。

一路下去，慢慢我发觉我和王一生之间，开始有互相的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，又有各自的疑问。他总是问我与他认识之前是怎么生活的，尤其是父母死后的两年是怎么混的。我大略地告诉他，可他又特别在一些细节上详细地打听，主要是关于吃。例如讲到有一次我一天没有吃到东西，他就问：“一点儿都没吃到吗？”我说：“一点儿也没有。”他又问：“那你后来吃到东西是在什么时候？”我说：“后来碰到一个同学，他要用书包装很多东西，就把书包翻倒过来腾干净，里面有一个干馒头，掉在地上就碎了。我一边儿和他说话，一边儿就把这些碎馒头吃下去。不过，说老实话，干烧饼比干馒头解饱得多，而且顶时候儿。”他同意我关于干烧饼的见解，可马上又问：“我是说，你吃到这个干馒头的时候是几点？过了当天夜里十二点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哦，不。是晚上十点吧。”他又问：“那第二天你吃了什么？”我有点儿不耐烦。讲老实话，我不太愿意复述这些事情，尤其是细节。我觉得这些事情总在腐蚀我，它们与我以前对生活的认识太不相合辙，总好像是在嘲笑我的理想。我说：“当天晚上我睡在那个同学家。第二天早上，同学买了两个油饼，我吃了一个。上午我随他去跑一些事，中午他请我在街上吃。晚上嘛，不好意思再在他那儿吃，可另一个同学来了，知道我没什么着落，硬拉了我去他家，当然吃得还可以。怎么样？还有什么不清楚？”他笑了，说：